

# 卷四

情夢栞卷之一



蕙水安陽山民著  
西山灌菊散人評



第一回

觀朕曾遊憇梵宮

看嬌娃奔馳城市

詞只多  
易老莫辜負眼前花鳥  
從來人算何時了  
此占評今感慨知

多  
財好色常顛倒  
試看天報如瞻稿  
却教守拙偏酬巧  
拈出

新  
生春華  
右調寄醉落魄

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誰不願玉食錦衣  
誰不

曉得纔出娘胎  
苦業方通已停  
安註定不容你嬌揉

書名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撰者 清 安陽酒民 撰, 清 灌菊散人 評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3  
編號 D8665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夢栞

第一回



采絳是我兒子這一哄更妙。假說去討今夜靈童子即去取個水馬  
子來。機關哄倒。我家大相公是要我伴着睡的外人跟前說險語  
意欲壓倒蕙卿的。真是妙筆描寫逼神。我做了若素落得先用他  
二三千銀子。或云那話兒在那裡。不如將楚卿典他。就救得父親了。  
酒民云老實對你說這個未必肯。

情夢新卷之三終

情夢新卷之四

第十六回

是不是兩生叙舊 喜相逢熬熬春心

詞曰緣不斷喬粧偶至京門畔。京門畔忽逢情種轉晴偷看。當筵只  
把人埋怨椿。揜着陳供案陳供案。一個上是翠幃成筭。

右調寄憶秦娥

話說衾兒自嫁與子剛。到三刻出堂。楚卿拜見。兩下並不開口。楚卿雖是  
自己家裡。足跡不入子剛門。衾兒見子剛家私富厚。又夫妻相愛。深感楚卿  
之德。見他婚姻未就。獨力操家。要湊集銀子上京。心上反過意不去。催促  
丈夫替他料理。子剛道。不煩你分付。十一月初間。楚卿脩得銀一千五百



餘兩要上京來。衾兒對子剛說了，私贈銀六兩，喚了頭送出。楚卿甚然嗟感，恐子剛知覺，不使壁還，不受子剛一發敬服。對楚卿道：「本當同貧弟進京來，歲賢弟得意回時，恐房戶狹小，今先要買木到庄上造了幾間房屋，不能來陪，有書一封、會票一紙在此，贈兄一千兩，可到前門外程朝奉、納緞舖驗收，門首有大順號招牌為記。完過令岳之事，其婚姻之費倘缺少時，一應納舖支用。荷弟到與他搃籌。楚卿辭道：「弟有何德，承此厚惠，決不敢領。子剛道：「賢弟差矣，既係兄弟，即是一家事。此項周急，何作此兒女態乎？楚卿只得受了。子剛袖中又取出銀子一封，道：「贖金百兩，是做房相贈的，收為路費，萬勿推却。楚卿暗揣衾兒委曲，殷上也只得收了。明日錢行吳安人等出來，衾兒萬福道：「及上榮行，凡前日有犯處，幸一介懷兩邊。」

致謝了，作別起身。與蔡德清、曹三一個上驪驕，日夜攬行，望京師不遠。是日風大，將近三義門外，路旁見招牌寫着「潔靜寓處」，楚卿道：「大家打個中火，飲此酒，沖寒到裡面，換個座席吃了。」正欲起身，見廂房裡走出個標致小夥兒，執一把茶壺到門首，見了楚卿，不轉睛的瞧。反縮進去，其脚覺得十分面善，再想不出，又一個老婦人立在門裡邊，把頭望外一擦，原來是宋媽。看官宋媽，是楚卿的讐人，夢裡都恨他的，怎不認得？因這一認，就觸着方纔是采綠小姐，必定也在這裡。衾兒原對我說，小姐是男扮的，遂立起身，問宋媽：「你怎麼在這裡？」答云：「我同相公進京，你可姓甚麼？」楚卿道：「正是我去看相公，再一轉念，我若說出我是胡楚卿，則小姐必定是避个嫌疑，就不肯與我說話了。還須認做喜新方可。」只見宋媽上回說



道不必進去罷。楚卿道：我乃是一家之人，認得你的。就竟不由宋媽上作主，闖入裡邊。一路想道：他若肯認做小姐，我到與他說個明白。他若喬粧到底，我就盤詰他到底。將近客房，只見采綠搶進一步，對若素道：相公當初在我家裡的這吳喜哥，今在這裡。楚卿在門外高声道：好巧！只講這兩字，却不說破他。只見若素出來。

頭戴着一片毡，純陽巾，身穿白緣領石青紬服，脚下京青布靴，扮做如獻策諫平。

若素看喜新時

頭戴飄飄巾，內穿荔枝色雲緞祆，外披白綾綉花鶴氅，脚下大紅紬履，旁觀下張生。

看官此處要把楚卿兩字改做喜新了。不然若稱楚卿，恐難明白。當時若素見喜新這般打扮，曉得他是有來歷的，遂把手一拱，作起揖來。喜新公然占了坐下。兩邊俱不做聲。楚卿自思：且看他開口。若素想道：比前日模樣大不相同。倘他識破了我，稱我小姐起來，羞答，教我如何回答？不知我先開口，只做不認得。因問道：足下從未識面，請教尊姓大名。此時楚卿已打點在心了，答云：小弟姓吳，名無慾，字子剛，曾聘過沈鎮撫字長卿的令愛。上年岳丈只有一位小舅，不知兄甚麼稱呼。若素駭然自忖：並未曾與他訂得一言，怎麼說聘過？又公然稱是岳丈小舅來。因答云：是家叔小弟弟。若卿喜新道：足下決不是若卿。這句話有些破綻，是當面欺小弟弟了。焉有叔姪俱以卿字相呼？看官若素豈不明此理？只因前日在秦蕙卿處



湊便說了這兩字。今日也就順口說出。豈知秦蕙卿是不來盤問的。怎當得喜新是有心人。在他跟前弄起空頭來。立時捉出白字。釐得置身無地。雙臉通紅。只得勉強說道。做地風俗。如父叔輩下邊一字用着溪橋。卿甫為子姪的。中間只改仰慕思慕。小弟若字亦是求及前人之意。喜新微咲。若素見瞞過了。反詰道。舍妹並未聞與足下聯婚。他是考詩選過新科舉人。胡楚卿的。喜新立起身道。少待。即跨出客房。高喚清書蔡德。仍走到裡邊坐下。清書進來。分付道。今日不佳。京了。把行李驟轎安頓着。蔡德至喜新道。舅爺在此。過來叩頭。若素又不好挽他。只說一聲。不消弄得立身不穩。喜新又分付你速去。檢上等藥品。項酒的多買几色。要與舅爺少叙。指着水綠宋媽。道。這是小姐的乳母。這是小姐的書童。都要酒菜的。并發

去了。對若素道。方纔說並未與小弟聯姻。已考選了胡楚卿。令叔不曾題起。難道令妹無情。也不曾說着楚卿。只考得兩首空詩。小弟曾考過五六首。若要再考。做過他一二百首罷了。況楚卿並未聘。令妹受過寶石藍魚一事。令妹又以水晶帶鈎答聘。還有最要緊的。令妹親筆字一幅。寄葢腐店。相約小弟到府的。現在親筆春閨詩一首。這幾椿據証。不怕他飛上天去。就是御狀。也要告來。况詩中有風影良緣。片時夢兩句。雖未曾與弟有染。私愛儼然。人前辨白起來。只怕有口難分。胡楚卿就要退婚了。若素被喜新說得渾身麻病。六神無主。強駁道。別的小弟不曉得。舍妹平素謹慎。那得有春閨詩親筆到死手。這決不信。喜新道。現在隨身拜匣裡。是个大執証。今日不與兄看。則蔡德送酒肴進來。若素只得放着。對坐而飲。



宋媽之也在隔壁另酌酒書拖米綠到自己客房同飲殺猪叫也不肯清書不知就裡認是小姐書童愛他生得嬌媚竟抱了就走若素怕露出機關轉喚進來你在這裡斟酒清書道待我來斟喜新道不用你出去兩個飲了幾杯若素忍不住問道舍妹春閨詩曾與小弟看過兄既不肯與小弟看試誦與小弟一聽就知真假喜新誦一遍若素見隻字不差十分駭然勉強道不是他的喜新道大舅不知令妹特地喚侍女衾兒送與小弟的看官要曉得喜新不說采綠反說衾兒者因采綠在旁替他留地步買他幫襯喜新暗瞧米綠媚眼傳情若素正在無此道之際耳邊觸着衾兒兩字點頭道是了衾兒偷出來私與足下的還有一說舍妹曾與弟道及詩以衾兒奉配待弟入京對家叔說了備裝資嫁你何如喜新道大

舅共加一個小弟當初改粧易服到令叔處若原為白蓮寺見了令妹說得才貌雙全為木字人故作勾當要衾兒做甚麼冰凍未泮良心既把衾兒許我就不該得銀三百兩賣與庫公子我如今只要你令妹若道舍妹是家叔許與胡楚卿斷使不得但衾兒之說何以知之喜親見若素不肯飲思量要灌醉他好捉醉魚說道大舅飲三杯小弟報个喜信若素勉強飲了一杯苦上告饒喜新必要他吃皺着眉又飲了半杯兩朵桃花上臉巴不得就撲起來說道小弟為令妹不知費了許多苦心遂把前後挨訪事情并遇着衾兒不要他為妻作妾到於擲簪斷義說一遍如此至情大舅還說甚麼許與胡楚卿斷使不得起來況金簪現被衾兒搥壞在此遂於腰間錦袋裡取出若素看見咨嗟不足道這是你無情但衾兒



如今在那裡。喜新道：嫁與胡楚卿了。若素驚問：怎反嫁與胡楚卿。喜新故意說道：楚卿原是小弟朋友。小弟知他詳細，他却不得。小弟上年在宅原故。此人性格風流，高才飽學，年紀相貌與弟無二。同學中朋友起我兩個諺語：古胡與口吳，認得也模糊。一時辨不出的。但小弟至誠，有餘誓不二色。此人風月班頭，平東魔帥，去冬娶了一房才貌絕代的妻室。前日見了衾兒有此姿色，又說是他丈人家使女，要他作妾。小弟意思送衾兒與他，就將娶得令妹，所以賠些粧奩，贈楚卿去了。且他家裡還有几位通房姐。若素急問他娶娘子是何人。喜新道：沈廉使小姐。若素大驚道：我原來在夢裡，可知鄉試錄上是沈氏。看官要曉得楚卿未娶，原何就注沈氏。只因心愛若素長卿，又在難中，未曾行聘，恐怕後來有變，故用此機關預

先註着此處說來，湊巧。以得若素耳。看官再要識得此回楚卿明白，曉得若素已穩，是自己妻子，無他變了。如今一番說話，無非調情，試他心事。看他志量，又指望先與通情，略表渴想之情。此時若素被喜新一席話弄得軟了，見喜新認真為他，衾兒俱不要。又有執証，恐後來費口，就要出醜。楚卿又未曾會面訂婚，不過兩首空詩，又娶過一妻一妾，竟有此向喜新起來，說道：就是舍妹肯了。只怕家叔愛他，是个新舉人，你爭他，不滿。喜新哄道：一發差了他，是第七名。小弟是第五名，難道爭他，不過。若素急取鄉試錄一看，果然第五名，却是未娶。見下面遂平籍，急問為何不是鹿邑。喜新道：彼時到貴宅，恐怕有人認得是遂平秀才，故此託言。子遂止說有个親眷在遂平。若素暗喜道：原來如此。喜新見說到心服，思量逐步做上去。



欺他三個女人。又無管家在此。說道九月初三日。遇見衞兒時。說小姐男  
粧同米媽。采綠上京。原何米媽。尚在此處。指采綠道。這位却像采綠  
姐改粧的。若素驚得汗流玉體。支吾道。舍妹先入京。這個是采綠同胞兄  
弟。米媽。因身子不快。故在此。小弟直到今日。纔到這裡來。喜新道。不該  
得罪說。當初聞知令妹選中楚卿。薄情於小弟。後聞衞兒說改扮上京。意  
欲趕至路上。拿住令妹。訛頭要強他成親。倘有推託。小弟就壓制他。異言  
異服。變亂古制。不愁他不順從。因衞兒嫁人。遂來遲了。若素聽得這几句  
話。心頭似小鹿突。亂撞。想道。莫不是識破了我。故意來驚我。就要做這  
事麼。勉強道。舍妹身雖女子。言必以正。動必以禮。就是父母當面。聽不  
到親迎。莫雁死。不辱。喜新道。推道。兩心愛的。忍於反面。又無人知。少不

得做夫妻的。這一此情。就不通融起來。若素道。改的。舍妹無書不讀。先茲  
後娶。反要斷離。他女流家。執了性。聲張起來。你是不舉人。不但前程有礙。  
比平人罪加一等。就是改粧。也是路途不便。古今常事。有甚詭頭。喜新所  
得好利害話兒。如此看來。動也動不得。若素因話着改粧二字。忽想起秦  
小姐。喜孜孜的道。兄飲几杯。小弟與你一個安心丸。喜新見若素笑容可  
掬。認有俯就之意。不覺開懷。頃刻飲了十杯。若素道。兄的親事。都在小弟  
身上。家叔肯許舍妹。無有不從。家叔不允。還有一人才貌俱全。勝舍妹十  
倍的。在那裡。且嫁資豐厚。包與兄送上門。罷了。喜新道。天下沒有這樣駢  
子。現鍾不撞去。煉銅若素道。有个原故。前月舍妹上京。其是男粧。到一個  
所在。有一美人。認舍妹是男子。必欲結婚。先送銀五百兩。娶舍妹一物為



訴舍妹無計可却以明珠一顆贈他不要反奪了一件甚麼寶石魚去說  
留此為聘舍妹意欲與小弟作伐今見况多情讓克娶了何如喜新道就  
是有貌却是無才况沒憑據哄那一个若素便把美人之无吟詩打動并  
慕楚卿代妹擇婿之意述一遍於錦袋內取出一幅箋紙着他看舍妹的  
花魂鳥夢詩親筆現在此喜新接來一看遂喜出望外又問道舍妹的詩  
并借我一觀若素自思前日衾兒偷詩與他尚如此認真我如今怎好與  
他因回道不在小弟身畔且又不記得了喜新哄道大舅可謂最有心術  
的了既如此不要講閒話且飲酒小弟暫往敝宿處來喜新遂轉身采綠  
索媽低声道我两个人插口話一句不得擔干係他是一個舉人我  
們是女流假粧的倘或要鬧起來怎敢與他爭勝幸虧小姐有才抵辯得

來若素道我的胆也被他嚇碎了店小二送灯進房去不多時只見喜  
新三个走來蔡德取出一个搭膊清書背着一隻掛箱放在若素床上喜  
新叫清書出去又喚索媽掩上客房身邊又取出兩大包對若素道小  
弟本欲明春入京只為姻事未諧欲料理令叔事故待揭千金到此弟  
去恐無頭緒不如大舅持往令嬸處說來祭酒去刻轉便此處共銀一千  
五百兩餘銀到京小弟少不得一摠送來若素道豈有此理舍妹姻事未  
妥斷不敢領喜新道差矣此銀不領則大舅前所說有美人的五百兩之  
銀子何以消釋就是令妹要嫁楚卿難道再把這美人與他去只不知尊  
管家在何處明日銀子要小心若素道小管家明早就到了美人在小弟  
身上但銀子你湏收回喜新又道若再推却我亦不要你令妹了何如若



紫聽見說不要令妹兩個字。轉說道。小弟突然與家叔力言。但恐美人舍  
妹未必兩全耳。喜新道。只求週全美人。弟有本事。兩個都是我的。沒本事  
必不怨令妹。這銀子只等聘美人的。若執意而不允。必是大舅今日之言。  
俱是金蟬脫壳。小蓋言。我先要組結到禮部衙門。告你賴婚。若我所  
說要組結到官。唯可道。既如此。家叔舉緊急。只得派厚情。喜新又故意  
道。小弟未盡興。大舅再陪幾杯。若素只得再飲一杯。喜新運接飲了五六  
杯。店中桌子小對面促膝坐着。喜新詐醉。把兩隻脚夾住了。若素的靴。只  
管動。故意不放鬆。素魂不附體。急立起身來道。小弟病後不能久坐。要得  
罷了。喜新叫取飯來吃。各洗手臉。見若素玉手纖纖。故意到盆內執着道。  
大舅。膚如凝脂。若令妹今日男粧在此。小弟願他不得。若素又不敢推

脫。戰兢上道。尊重些。喜新放手。笑道。這等害羞。不像個男子樣。蒙大舅一  
見面。如故深感盛情。叨陪抵足。何如。若素道。本不該辭。奈小弟素愛獨處。  
喜新笑道。這等講話。一世不做親罷了。竟去卧在若素床上。背身把枕頭  
來枕。聞一聞道。這也奇。像女子枕的粉花香。得緊。小弟今晚有緣。要備受  
用了。若素道。還請各便。喜新不應。鼻聲起來。看官到此地位。只恐怕要落  
圈套。喬粧不得了。待下回分解。

評曰。楚卿去入客房時。采綠搶先進一步。對若素道。楚卿高聲說破道。  
好巧。只這兩個字。已掣得采綠采媽上不敢開口。○作揖公然占了。  
是鋪張身分。○清書拖采綠飲酒。的是個錦綉文章。○莫不是識破  
了我故意來驚我。若素原在夢中。○不要珠子反奪了甚麼寶石魚。



夫粘得真活像。○若素只因一時粧做公子。吃了多少虧。喜新全不足惜。把他怯生。小胆來嚇殺。

總詠酒民云。若素單上說美人。不露明白到地方。姓氏若此心術也。蓋因喜新專謗胡楚卿。多少是非。心上有左袒喜新之意。却未知自己。因不嫁與那一個。恐怕喜新就去娶了此美人。丟了自己一也。又恐怕後日與楚卿兩下爭婚。若走了消息。便失了自己。救兵視秦小姐為奇貨。可居二也。喜新亦不來問明者。肚裡十分暗喜。蓋欲固而取之。必娶固意與之。恐怕若素猜他有意。而問及要起疑。故如蠶不知亦心術也。

第十七回

別試錄驚駭岳母 送燈籠急壞丈人

詞曰。燈離燭離。女婿乘龍。訂吉期催粧已賦詩。九其儀十其儀。臨上香車步。又寢堂前泣別時。

右調長相思

楚卿粧醉卧在榻上。側耳聽得乘綠私語。道怎麼處。與他和衣宿了罷。若素道。豈有此理。喚店主人另換一個客房。我去楚卿聽得不妥。假醒帶身道。好醉大舅睡了罷。若素道。我身子連日不快。要自在些。故不敢同榻。喜新道。既如此。我把鋪蓋來睡在這側邊床上。何如。若素沉吟一會。慨然道。如此甚好。喜新得意。遂起身跨出客房。連喚清書不應。走去喚他。送鋪蓋來時。廂門緊閉。敲喚不應。原來若素哄他出去。喜新氣不過。累清書打了一頓。看官此處。仍改喜新為楚卿了。明日晨後。廂門尚自閉着。楚卿知事。



難諧。恐餓壞了若素。即門道。宋媽。與書童承綠。聽着。多拜上你家新改。號相公。他昨日不肯通融。後來少不得與他笑。張聞古胡。相公也來。替。你料理。恐他下了先手。我如今只待進京去了。你若有情于我。可將昨日。的待管家來。作速去完老爺大事。如藍魚之約。切勿不可負心。若一週全。三個人面上都好。又免許多口舌。我去矣。楚卿說了幾句。想若素不但才。情正有智慧。心上甚是敬服。一路來到前門外。尋着程朝奉安歇。明日。差蔡德到朱家酒家。探問消息。街上遇着一個鬍子。各有些面善。拱一拱。手問起來。恰好是當日在黃州報信的鄭忠。問到寓所。見遇楚卿。把前後。事述一遍。又說老爺看鄉試錄。知相公中了甚喜。望相公明春正月進京。不意如今就到了。前月尤舅爺來。又完過二百零二兩。如今只少三千三。

百兩。夫人因小姐不到。心上焦悶。又同舅爺回鄉。不意昨日李茂同小姐。到了。帶銀二千兩。方纔正要去對老爺說。遇見蔡哥說相公在此。故特來。叩見。楚卿道。我特因老爺事。早至京師。要料理他出獄。將小姐銀子先。完其餘所欠數目。并應用使費。你明後日。竟到這裡來領我預備在此。致。意你家老爺。我本欲走來拜見。但思獄中相見不便。出來踵賀罷。鄭忠感。謝楚卿。與蔡德同至刑部牢間候。一晝。至十二月初二日。鄭忠同李茂帶。着兩個人見楚卿道。老爺拜上相公。本不應來領銀子。因承厚意。夫人又。未能即到。欲乘歲底。後局。因此從權領去。事妥之後。即來補還。酬謝相公。了。楚卿道。既屬至親之情。理宜効力。又何說此。問鄭忠。如今尚欠多少銀。兩。鄭忠道。前日小姐所到之銀。有二千頭。止完過一千九百二十兩。今尚。



未足。楚卿便兌一千三百八十兩外。又另贈銀三百兩。恐有戮頭銀色。徒費之處。因人領銀而去。完納不題。

錢可通神。

生殺予奪。

危者能安。

死者令活。

且說夫人到了家中。見門封鎖。竟打開進去。我是朝廷命婦。誰敢與我作對。勒指我未完。聖上錢糧。磨這些官府。曉得赦了一半。又完得差不多。都來省事。及至夫人取得書房銀子。到京時。若素已先到朱祭酒家。裡錢糧俱完足了。母子相見大喜。十二月初二日。刑部題疏。等朝廷旨下。却不比府縣做事。易直至廿二日。長卿方得出獄。謝起各衙門。來。又是三兩日。楚卿做親眼。見得來不及了。楚卿到朱祭酒家拜賀。兩下致謝。畢。老夫人在屏風後看見。歡喜無限。若素因在姨娘家。裡不好出來。夫人進去。稱替楚

卿風流俊秀。若素心。如小鹿。敢撞。想。意。新。原。何。竟。無。消。話。此。時。不。來。開。

口。楚。卿。決。拔。頭。又。不。敢。對。父。母。說。轉。是。夫。人。問。起。銀。子。若。素。嘆。口。氣。

道。父。親。雖。弄。了。出。獄。只。是。孩。兒。身。上。大。費。周。折。夫。人。道。虧。你。那。裡。借。來。還。

他。就。是。若。素。道。肯。要。銀。子。有。甚。難。處。只。今。一。家。女。兒。吃。了。兩。家。茶。又。沒。奈。

何。找。了。一。席。酒。竟。無。主。意。在。此。夫。人。驚。問。道。你。向。有。見。識。為。何。做。出。沒。頭。

腦。事。來。若。素。將。喜。氣。當。初。到。家。緣。故。說。一。番。原。來。是。吳。子。剛。去。歲。又。遇。着。

余。兒。今。中。了。舉。人。特。送。銀。入。京。孩。兒。只。為。假。裝。了。遇。着。苦。却。不。得。被。他。挨。

逼。受。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這。是。一。種。費。力。處。只。瞞。起。家。中。換。魚。之。事。又。將。

秦。小。姐。贈。銀。求。婚。述。一。遍。道。也。有。些。難。擺。脫。夫。人。急。與。長。卿。商。議。長。卿。道。

雖。承。吳。子。美。情。但。未。曾。會。見。我。一。面。又。未。曾。當。面。考。詩。這。婚。姻。爭。不。出。口。



的。既有秦小姐機會，到可兩全。若素又將楚卿娶過沈廉使之女，更以象兒為妾說着，并庫公子之事，亦陳述一番。長卿道：那有甚麼沈廉使？這是誘辭，象兒作妾，或者看之。若庫家之事，得了他銀子，到要提防分付家人。并未家人只說我有兩個女兒，你是第二個，便了。那吳子剛少不得來會試，挨到其時，你黃榜後定奪，就是夫人道：這策甚長。至正月初六日，長卿住在朱家不便，另賃一寓。楚卿來賀節，茶後夫人與若素出來時已起身去了。初八日楚卿來，程朝奉來說親，沈家回說粧奩未備，恐做起親來，有妨書業，俟科場後擇日罷。楚卿無奈，只得丟下不題。且說子剛自楚卿別後，到庄上先起了几間從屋，前邊又造門面數間，直是錢可通神。到正月初四日，是遂平籍趕至本縣，起文書急，回家往返已經半月。你想那象兒

是待雨荷花，到是青年人曠。半月在家，是夜一成的，忍離了多時，片刻難過。今統到家，理又娶逐別，怎麼捨得撒嬌撒癡？對子剛道：夫人小姐待我不薄，臨行猶贈銀三十兩。今我在此，胡叔，自然對他講的，意欲同你上京代他料理嫁粧，完我心念。不知你肯否？子剛道：要去不難，但試期已迫，若水路同行，便誤我大事也罷。二月初間，歸德府有程朝奉親眷家小上去，我着个老管家帶两个使女，約會程家，合催一隻大船同來罷。象兒大喜，收拾行李，子剛趁路先行。二月初一日到京，楚卿接着，喜逐顏開，兩下各叙了別後事情。子剛道：吾兄又入情夢矣。三場已畢，大家得意，明日兩個偶到東宣門遊玩，馬上遇見一个官長，仔細一看，却是俞彥伯。楚卿大喜，喚了一声，下馬相見，原來是解花銀來京，敘述一番，各說了下處



明日楚卿去拜彥伯。煩他催畢姻日子。彥伯道：自當効力。兩日後彥伯來拜說：揀定三月初十。別去了。楚卿喜得手舞足蹈。至二月終。楚卿先報會試中第十一名。子剛中第八名。兩人得意。自不必說。子剛欲去拜見長卿。楚卿道：再遲幾日不妨。那沈長卿正在家料理。若素嫁資。忽報錄的打進來。急問時門上貼着捷報。貴府賢坦吳爺諱無慾。會試高中第八名。京報舍人王昌。老夫人聞得女婿中了。歡喜無限。出來看時。長卿說其緣故。兩個驚議道：這事怎處到若素房中。面面相覷道：楚卿中了。尚可分說。今子剛中了第八名。穩穩一個翰林。要弄到上本了。若素道：只憑爹做主。李茂忙進道：道又一起報錄來了。長卿急出去時。却是二報。兩幅並貼在中間。那報的不見打發。又無酒飲。亂嚷起來。長卿與夫人商議此事甚

難。夫婿若認了。就要做親了。胡家已與俞彥伯定過日子。名媒正娶。怎好退婚。若不認他。如今正在興頭。三百六十個同年。就要費口。听得外邊兩起報錄的見沒人保他。亂得個發昏。轉是若素道：說不得了。且去招認他。吳子剛處尚未訂吉期。他若爭論待孩兒再扮做公子娶素小姐來。與他說明。憑父親一個罷了。長卿道：我到忘懷了。還好還好。遂分付李茂打發賞使酒飯。停妥出門。即喚鄭忠等三四个家人分頭去置裝奩物件。長卿入內。宋媽來道：報錄又到了。長卿沒好氣。不去理他。無奈無家人在外。只得踱出去。到跨出屏門。眾人一齊拜賀。長卿道：甚麼要緊。第三報了。眾人道：我們是頭報。怎說第三報。長卿道：你不見屏門上的。眾人也道：你不看屏門上的。這是古月胡爺。長卿急走去看時。却是胡楚卿中了。



第十一名喜出望外對衆人道請坐了進去說與夫人女兒知道舉家慶  
華一面打發報錄不題初一日子剛來拜長卿不在家傳進一個門塔帖  
子若素見了又添一番愁緒楚卿也來拜過第二日長卿去回拜却不在  
寓所初三殿試過楚卿中二甲第二名子剛中二甲第五名又報到沈家  
來子剛赴瓊林宴謝座師連忙幾日提不曾遇見長卿長卿分付家人去  
晉序齒錄取來一看又沒主意起來子剛下邊也公然注着沈氏想道此  
事必至大費唇舌了不如趁他未開口先將秦小姐事說明庶免吳胡兩  
事爭着長卿急往子剛寓處又出門去拜客不遇急得眼睛火爆至初十  
日清早子剛纔接着要拜見起來長卿斷然不肯子剛移椅下邊坐了長  
卿開口道老夫有一言雖承厚意但小女之事並未與新元公訂盟昨投

帖并報錄的俱以爲斷甚為駭然不知何據子剛道正要叩稟敝房沈氏  
公秋因辱公子之難蒙楚卿兄長贈知是岳父遠族自幼撫養如子不勝  
感德因彼父母俱亡是小婿欲扳仰泰山之意長卿丟下一半鬼胎道原  
來這個原故此女自幼聰明老夫視如己子今得配足下不但大小女終  
身有托老夫又得此佳婿萬幸也心中想道原來若素所錯了認楚卿娶  
了衾兒又一巡茶罷子剛道還要拜見岳母長卿道若蒙光寵門楣有幸  
了却不見說起若素長卿躊躇道他不題起我要與說甚麼遂作別起身  
長卿到家與夫人述其始末夫人道如此就不費氣力了忙備辦嫁粧  
未曾與若素說得若素害羞又不好去問當日楚卿吉期剪雁已畢到晚  
上花轎到門只听得花炮振天鼓樂刮耳一派灯火塞滿街道家中大小



個人傳說。我們眼中做親的。從未見此富飾。夫歡喜也。忙裡偷閒。捉空到樓上。一望。吃了一嚇。只見燈上大字。都是內翰。吳急。下樓到裡邊。喚李茂去問。一邊與長卿說。知李茂去問。捐燈的。你們是那一個。吳家眾人應道。遂奉吳子剛老爺家。裡又急問。轎上時。眾人答道。真好。吳女婿家。裡也不曉得。我們是前門外。程朝奉家。係新科第八名進士。吳子剛老爺。下處來的。有官。你道為何。原來程朝奉。是個大徽商。在京城開三五處。緞鋪。典鋪。專與豪宦往來。今子剛新中了。入翰林。又是房主。伏此扮頭。連這三五處鋪子。新置起。內翰吳燈來。子剛又是好名的。因楚卿做親。自己又買几對燈。這些各典鋪奉承他。都送燈來。所以二三百盞。大小都是吳家。楚卿自己。竟不曾備得。那些捐燈。拾轎。也有典鋪裡的。也有催來的。

只說他的興頭話。誰曉得內中。原故。吳急進來。回覆長卿。跳起來道。有這等事。楚卿極了。急出來。與鄭忠請媒人。俞老爺來。原來俞彥伯與吳子剛俱在前邊。看新人起身。見鄭忠來請。俞彥伯遂進所。揖畢。長卿開口道。當初蒙尊駕作伐。原說是鹿邑胡楚卿。為何燈轎俱是。遂平吳子剛的事。聞風化。彥伯笑道。台臺原來不知。楚卿與子剛結為兄弟。如今子剛移居楚卿宅上。所以楚卿兄出來。就寓在子剛典鋪。楚卿隻身燈轎。俱是子剛替他備的。方纔奠雁。難道不是楚卿麼。長卿听了。釋然。遂作別了。打發女兒上轎。起身未知若素。心上如何。發付。喜新。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只為若素說。了个美人。楚卿就弄出多少空頭。臨別分付道。若一週全。三個人面上都好看。是轉脚語。教做瞎猫拖雞。○報錄一段絕



妙文章。教我也要沒个主意。弄得丈人丈母。都在夢中。看官要曉得。這節事。是楚卿調撥。且子丑做。并俊使作成報錄的。孩兒只憑爹。作个主。是見長卿奉承翰林。若素却醋着楚卿家裏。有了沈廉使之女。并余兒兩個。又說娶秦小姐來。與他說明。憑爹嫁與那一个。罷了。此是深有左袒喜新之意。貼試錄賢。坦吳爺看序齒錄妻。沈氏娶親之灯。又內翰吳。一邊急出火來。一邊談在屋來。無中生有。哄應請飯了。真具文人舌上妙蓮華矣。

第十八回

戲新婦吉席自招磨

為情郎舟中多吃醋

詞曰琴被香濃。笙歌乍歇。同房佳景思量。止含羞解扣。欲上牙床。無端

幾句調情話。弄一天一可事。準着眼。暗泣論黃數點。忽然新郎。開口非忍惡。口相傷。恨少年心性忒。竟猖狂。把千金一刻。看做平常。今宵輕怨風流過。恐伊家有慣行。燕且教先受波。查權硬着心腹。

右調高陽臺

當夜新人轎到了寓所。僮相掌礼交拜。引入洞房。合巹酒畢。楚卿替他除下味冠。若素偷眼一看。此驚非小。原來是喜新暗想道。我父母好糊塗。向說是胡楚卿。甚麼又是吳子剛。明日知道必有話說。又轉念飯店住。原對我說有本事。兩個都是我的想。必他脚力大。楚卿不敢與他氣。我女子在家從來穩是姻緣。只索憑他罷了。只見楚卿斯文。在疑處又作一个。揖道。夫人下官當初偶到上蔡。聞得夫人才貌無雙。侍夾遂平縣尹俞翁



說親令尊堂不久後來考科舉傳聞令尊大人選詩擇婿偶成興而來不  
意天緣適中那時下官心上還有些疑惑惟恐是個虛名今日得親芳容  
果然玉燭再世秦女重生下官深幸了但大才未經拭目今夜花燭洞房  
正花魂鳥夢兩詩會合之時肯賜捧覽以慰鄙懷否若素听了一番話又  
惕然道這個是胡楚卿喜新原對我說容貌相同一時難辨的今日果然  
答道聞閣御詞不堪汚目楚卿道夫人才欺謝女慧軼班姬正宜夫唱婦  
隨何酒過盞若素對楚卿道替我喚采綠進來采綠進房若素教他取拜  
匣開了自已檢出放在桌上楚卿故意道這位尊婢名采綠麼答道正是  
楚卿打發出去閉上房門把詩在灯下細看當時若素觀楚卿舉止雍容  
言詞婉麗暗喜道比喜新更勝一籌終身之幸也看官為何一人而前後

不同起來不知當初做書僮的時候入了若素雖是風流嫵媚未幾心帶  
意亂進退輕浮孩子氣鬼頭鬼腦身段及在京門外店中相遇雖則大模  
大樣却是言尖語辣有凌厲的意思若素滿心隄防先帶一分拒他的主  
意却不會有倚翠偎紅的款致今日中了進士妻子已到手大紅袍犀角  
帶心安意適講話也自在了舉動也官体了所以若素一隻俊眼就似乎  
得勝於喜新意思起來有小詞曲附吟

記得爹說與如三胡郎俊哉合卺之夕灯兒下偷睛微觀果然玉  
堂人物大樣官裝頓教人喜逐顏隨去下疑胎只恐他風流忒煞不  
惟憐香惜玉教我難挨想一想到有些愁來

若素正在歡喜楚卿看完忽然點頭道意如月上海棠韵似花堤鶯轉具



此慧心焉得無紅葉傳情藍橋密約之舉乎。若素聽得悚然道。呵。此話不驚。必須說個明白。楚卿道。是尊好。衾兒對我講的。他說當初吳子刑慕夫人才貌。扮做書僮。投入貴府。曾與他聯吟迭和。後來令尊堂知道。驚死。了。不曾到手。下官所以疑到此處。或者衾兒騙我。替夫人賴着些。他話不可知。若素哭起來。罵道。衾兒這賤丫頭。彼時你看上了。喜新偷我的詩。薦與他。你如今要獨占乾坤。却要在我名下。謗我是非。我與你不得甘休。對楚卿道。如今衾兒在那裡。楚卿道。在我家裡。若素道。這個親做不成。我是路柳牆花。明日送我回去。叫衾兒上來對明白了。再作區處。看官你道。楚卿心上。本是了。無非調情取樂的意思。見若素認真起來。哭个不止。沒奈何。走近身邊。陪着哄臉。將左手從後面搭在若素左肩上。將右手衣袖

幫他拭淚。道。下官原是取哄夫人。請息怒。若素把身軀一撇。推開楚卿手。道。別事好取哄。這話可是取哄的。只是哭楚卿唱个偈道。僧禮了。若素道。放屁。你甚麼人。敢強姦我。楚卿道。低穩些。外人聽見不雅。那有丈夫強姦娘子。的。若素道。誰是你娘子。就弄得大家出醜。楚卿道。不過取哄衾兒。并無此言。甚稱夫人守禮。若素聽了。心上暗轉道。如此誰子。刑是个好人。我身上就無事了。只娶秦小姐。與他便妥。遂答應道。這是真麼。楚卿道。怎麼不真。今當息怒了。麼。請睡罷。若素道。初相會。就如此惡。取哄。必等衾兒來。當面一白。楚卿道。素知夫人冰清玉潤。今又見才貌出群。心中得意。故特取哄。一句是我不是了。不必介懷。別樣等得衾兒。這個衾兒替不得你。遂接過來。若素皺着眉。含着羞。只得憑楚卿寬衣解帶。抱上床來。正坐



嬌姿未慣風和雨。

分付才郎着意憐。

明日俞彥伯別去却說那庫公子當日嚇壞了一邊着人挨訪自己連夜入京不敢對父親說後來挨訪的回報俱說遠近並無踪跡思量嬌怯的女子要<sub>也</sub>走也沒有這等快必定自溺了當時<sub>心</sub>丟開及至今日自己不會中開得沈家中了兩個女婿初十日絕嫁去心上疑惑起來先着人到沈家一訪誰知沈長卿託過的門公道沈家有两个親生小姐那人又問你家小姐可箇日到上蔡去麼門公道娘舅家裡常年去慣的及到沈家來訪正遇着李茂走出門問道沈老爺共有幾位小姐李茂見這人像官宦家的有心應道三位那人道都嫁了不曾李茂道大小姐嫁與遂平吳翰林第二個是娘舅家裡嫁與庫舉人第三個前日嫁鹿邑胡翰林庫公

子得了此信心上小鹿般突道一向長卿在刑部牢不暇來探候倘或

問起女兒怎麼處只得與父親商議又替他題一本是買好的意思朝廷

准下改換大同等處長卿知其故往庫家致謝回說不在家長卿分付

李茂問門公道我家小姐在此好否老爺夫人因家中多事未及問候誰

知庫家也預先料理囑託門上答道你家小姐另住在別宅不曾進京李

茂回覆長卿一路好哄明日庫公子只得脩一個門婿帖來拜見長卿見

了茶罷長卿恐庫公子不安先說道二小女雖非已出原是遠族姪女因

彼父母淩亡老妻撫如已子書函詩詞色色精項兩個小女不能如其一

一老夫素所鍾愛今幸配賢婿所托得人矣但老夫粧資未備嫌子衣

耳番文肚中轉念还好幸喜得是繼女因開口道原來不是岳父所出說



未完兩個翰林齊到。三位姨太太推讓了半日。到是長卿道：「依小女排行罷。」審文居右，楚卿居左。子剛居下。茶罷，長卿留酒。審文苦辭，說道：「小婿別令愛多時，歸心如箭。明日要料理回鄉。另請罪罷。但岳母尚當拜見。」長卿假意道：「老妻渴欲識賢婿一面。」奈劉總朱襟是家請去了。審文怕話出馬脚，巴不能勾。遂道：「後會有日。」作別出門。長卿掣留不住。三個人哄得口合不攏。以後原家也不來。長卿也不去。那裡想繼女自不關切。這裡也不去。截樹尋根，各自心照。果得兩邊無事，閑話休題。過了三日，楚卿對若素道：「我如今要回鄉祭祖。子剛連次催促，要我面白娶還他美人之事。想起來也該替他結局。總疑若素道：「你擇一個日子。」先打發人去下聘。一面告假回鄉。順路停妥此事。罷楚卿暗喜，遂擇了四月初六日。若素喚李茂持彩。

徽八表裡，金釵數事。分付許多話。打發先行。楚卿子剛告過假約同夫人。初二日起身。長卿因上告老表未下，對楚卿道：「你同小女先行。我待肯不。同你丈母隨後就到。」楚卿遂着蔡德先往張家灣，催三隻大座船。喚車輻搬運什物。停妥。初二日清早，家人與若素一千先起身。程朝奉與楚卿子剛餞別。直至上午起身。只得住在章義門外。若素趕到大船宿歇。明日起來，不見楚卿到。叫兩隻船先開，留一隻等候。是日早起，子剛與楚卿趕至通州。只見四五乘車輛，送一個鹿人來。正是

今朝重見面

無敘慰相思

原來是舍兒同幾個人，使人使女，軒然而至。子剛喜道：「久望不到。」正在懸望。我今回鄉了。此處不便講話。到舟中細叙罷。同至河只。子剛管家接着道：



胡奶等不及先開兩隻去了。楚卿忽然大笑道：甚好機會，齊下船來，各見此過，袞兒你賀一箇，退入房，隔屏語道：尋程家親眷起身。二月初十日，忽京中寫字回了我，就不作意上來。到後報中進士，有人說做翰林，就不得出京，婆、恐無人照顧，我又念着小姐，所以今日纔來。子剛道：沈小姐已做過親，船在前面了。如今又要替楚卿娶一位，袞兒問其故。楚卿遂把前後事，情并假子剛名字說一遍。袞兒笑道：這講真是得隴望蜀了。楚卿道：這是我，不該全望嫂，遮蓋。今日來得正好，真是一座解星，但目下千萬分付水手，要離前航一二里，直到初五日，最後方可同歇。嫂、會我夫人，斷不可說出已前原故。又叮囑如此如此。袞兒道：特他上來，安可反欺小姐。楚卿隔屏兩個揖道：日間要瞞我夫人，瞞到夜間，過航又要求你盡情直說，方可解得。子剛道：何須着急，我兩個自然依計而行。只要謝媒酒盛此罷了。楚卿大喜，路上另覓一隻小船，趕上大船來，未知用計娶得秦小姐否。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楚卿娶若素，花燭下只得不認得許多閑口，無非為要娶夫人地步。而若素心事多了一個子剛，則如九曲羊腸。楚卿慣會哄人，又會嚇人。及至若素一哭，要他送回去，弄得楚卿罰此自己，也替他一嚇。是有哭笑文章。楚卿在飯店遇着若素，把自己認做子剛，句、打楚卿破綻，今做親後，把子剛藏着，自己句、吹虛，對答談鋒，儼同海浪秋雲，轉折變幻。一個侍郎公子，費了上千金珠，安得無個結局。妙在兩邊預先打點，各自照會。該說時，最妙是袞兒現與子剛



為妾。明一等娶秦小姐為正。一个字開雁。無限精神。是心術語。

第十九回

假報讐余兒三難新郎。真掉包若素偏尋夫婿。

詞曰。嬌妻如花妃。欲了才郎債。誰知巧裡弄元虛。悔。是我冤家滿

腔賊智。把人瞞昧。思避黃鸞喙。轉入遊蜂隊。不曾識破這机開耐

耐。且待明朝薄加閨罰。問他狂態。右調醉花陰

楚御趕上太船。右素接着提不題。過見余兒之事。初四日晚船到。李茂下

來回覆道。老僕十八日到。秦相公因小姐不來。十六日往故鄉登封縣去

了。他原託過娘舅龔相公號拙菴的說道。倘沈公子來。擇了吉期。把妹子

嫁去。就是不必等我。老僕看他裝盒。雖不是新的。却也俱備。他家只等

船到。樂工厨子都停妥在家了。盤問許多話。我都依着小姐的意回答。若

素道。秦相公不在家。一發好做了。明日扮起男粧。楚卿替他幫襯。恭德奈

茂着四個家人。又有毡單紅帖。去拜見舅公龔拙菴。若素秀美非常。周旋

中規。歡喜無盡。三巡茶罷。送出門首。若素下船。與楚卿商議。楚卿道。明日

把三隻船。窓對窓。一順兒並歇着。你做親在頭一隻。我坐中間一隻。子剛

在後一隻。到半夜如此如此。你出窓到中間一隻。來我送子剛到頭一隻。

下艙去。就萬無變局了。若素大喜。是夜被窩中。把娘子着寢。奉承若素得

意之極。楚卿下一揖道。夫人秦小姐。既如此標致。娶與我罷。若素道。豈有

此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楚卿道。你何厚於子剛。反把勝你的美人送

他。若素也笑道。誰教你當初不到我家來做書僮。明日若素仍扮做公子。



早飯時送羊酒上去。只見子別船到了。依楚卿並歡着外邊報吳奶。過  
來。若素問那個吳奶。楚卿道。就是衾兒。初一日你開船後。總到的。若素  
道。你原何不對我說。楚卿道。我忘懷了。也如今也是一位夫人。你須寬容  
相待。只見衾兒已進艙。要拜見。若素把住他手。笑道。且慢着。我如今這  
光景。還是作揖。還是萬福。一搥明日罷。大家坐定。楚卿迴避在若素背後。  
房艙門口。將袖子向外一拂。那些丫頭婦女俱退去了。衾兒問小姐為何  
這般打扮。若素道。你難道不曉得。我為你喜新的冤家。做這個勾當。衾兒  
道。喜新與我甚不相干。楚卿在艙門口對着衾兒跌足。若素道。喜新就是  
你。吳子剛楚卿恐衾兒又據直說。在門裡邊作揖。衾兒道。為他做甚。若素  
道。只為你取我一幅詩稿與他。又約藍魚之事。後來飯店裡。又挨送一千

五百兩銀子。要我娶個美人。我上京男婦。因這裡秦小姐贈銀五百兩。曾  
強我為婿。捨了我的藍魚。沒奈何。如今娶秦小姐與子剛。衾兒見楚卿情  
極。故意瞧他。笑道。我何曾取詩稿與他。就是娶秦小姐。都是你胡俞計策。  
不干我家相公之事。楚卿在門裡邊你揖下去。竟不抬起頭來。只是  
若素道。正為你吳俞讓我于我家相公娶着。故此我用個計策。報答厚情。  
衾兒道。如此。我就要作妾了。斷不容的小姐。還是與秦小姐講個明白。說  
我是男婦。不好候你。莫娶罷。楚卿恨不得在門裡下跪。衾兒眼覷着。他強  
忍住了。哄。若素道。你不容娶。就犯到妬字上。豈非婦人之德了。衾兒道。小  
姐只說自己話。不替別人揣度。假如娶與胡俞小姐。未必就肯何娶。與  
胡俞麼。楚卿走過來。對若素一揖。道。吳家嫂。既不容。後日少不得相爭。



累及秦小姐何安。今夫人又賢慧，不如娶與下官。多少安穩。若素道無恥，存些官體，那與你講話。素道不是我不肯，只恐胡爺弄空頭。到其時溜下船去，就與我相公有名無實。小姐枉費一番心了。楚卿以得這句話，在那裡極殺。若素道我家相公不是這樣人。素道既如此，竟要娶到我船裡來，不要到這邊兩隻船裡。若素道你莫管我兩個已商量定了。你只依計而行。素道再要嚇楚卿几句，只見涯上龔家差人請沈相公。若素道素道同出船頭別了上岸。素道漫道到自己第三隻船上去。楚卿性急，船內打從第二隻先攢到第三隻船裡。素道跌足道：誰知到了一個煞星。如此如此，告訴一番。素道進來故意正色道：不要惱。我受了你許多惡氣，今日娶與我子剛，便罷。楚卿道：我待

她下薄。素道兒道也不見得厚。這木到非的地位。楚卿真正要哭起來。素道只是指笑子剛道：賢弟放心，有我在。此楚卿道：只怕真娶與我作對。素道道：也罷。難得我家相公六分上，做便憑你去做。我方纔不會說話，討你怪。夜間掩不開口。與我家相公掩上船門，自去睡覺。不管帳。何如。楚卿頓足道：一發不好了。我夫人不知就裡，鬧起來，豈不是立時決絕。新人就要上岸去。素道道：我掩不管帳。子剛道：不必再開口。取酒來吃罷。楚卿千嫂嫂，萬嫂，要討一個放心。素道只是不應。只見岸上搬下嫁粧來，連二連三，搬個不止。子剛道：賢弟好造化也。楚卿叮嚀，過船去了。若素下來，說是大舅不在家，有要緊箱籠請我上去。自己交點楚卿又下一句道：大人子剛只是富翁。素道兒心上，又無可無不可。把秦小姐娶與我，也好得此。



家私。若素道胡說楚鄉不敢開門。到了二更時分。若素上去。奠雁親迎。娶下船來。交拜已畢。三隻大船。却下岸排起來。大吹大擂。好不熱鬧。花燭下。此秦小姐對坐。飲過合巹酒。你看我似玉珠仙。我看你似月裡嫦娥。約到入靜。若素替他除冠解帶。一如楚師做新郎方法。抱秦小姐上床。一發替他褪下鳳鞋來。在灯下請道。好動人也。把他燭特移過屏後。自己卸。下鞋襪。攢入翠幃。脫衣同睡。秦小姐身向裡面。若素左臂枕。看他的粉頸。把頭倚滿身。像鴉鵲頭。新刺賦。滿如懸鼻。遠抵見髮雲氣。潤脂澤。流香想。道。原來女子有這等好處。可知男子見了婦人。如吸雲屏一般。我喜新。今夜好受用也。思量要騰身去。與他兒混兒。總像個新郎。又恨自己沒有那。道。往後得不像樣了。只可喇以一聲。遂。船聲漸近。傍到後邊來。曉得外

是周日到了。故意去。從秦小姐綾羅下來。那艍也做勢不肯。只聽得外邊。叫道。大相公老爺到了。奉命往河開去。要與相公說一句話。立刻就來的。若素之故意。俸住秦小姐的臉兒。櫻唇相接。囁舌偷嘗。了一口。首披衣下床。穿上鞋襪。套上巾。纔開窓出去。那隻官船。仍舊吹打。歌到左邊了。原來是。子剛一隻。以前似遠而近。後自近而遠。做定開目的。若素攢到中間一隻。船裡來。只見船頭上兩個人。一個到新人船上。走近房艍。跨入窓內。正是喜新。掩上柵子進去了。若素仍舊跨上新人船。柵子過。刺耳細聽。坐胸時候。不見動靜。點頭道。此時無變局。已入彀中了。不覺自己已動。到中間。船上來。前船後艍。尋楚鄉影也不見。只聽得左邊船上。灯兒閃爍。船裡似有人說話。想道。方纔望見在這隻船上的。原何去與。余兒說話。開了中間。



榻子到左邊炕上來。把窓子望開。姐。我家相公在此麼。衆兒關不接下  
去。應道。從沒有來。正要轉身。只見房檐裡灯下。見个戴方巾。穿石青衫的  
一影。若素立住。足轉念道。這沒良心的。原來與衆兒有染。他兒子剛去。不  
便撇着我。溜到這裡來。看官你道為何。原來目裡邊楚卿穿的石青衫。却  
沒有荔枝色袄。恐若素疑心。與子剛換穿了。攢下新人炕裡。那初六夜。雖  
是亮星。却無月色。若素正見个荔枝衫的走下去。自然是子剛到此。早穿  
石青的。在衾兒房裡。怎的不疑。若素竟折轉身來。也不問衆兒。望房裡  
就走。子剛見若素走來。晚上不便相見。急縮進去。把身兒背着。若素從  
後邊一把。曳轉來。將右手在子剛面上一抹。道。羞也不羞。子剛掉轉身來。  
若素一頓。做聲不得。急縮出道。這甚麼人。衆兒道。這是我家相公了。若素

急問你。吳子剛呢。衆兒道。這就是吳子剛了。又問我家相公呢。衆兒道。在  
新人炕上了。若素急得發昏。正待轉身。那子剛走過來。深揖道。嫂。見  
礼。此時若素披着丈夫的衣服。頭上止套頭巾。又未曾戴網巾。髮兒鬆亂  
的。心性慌忙。竟忘懷了。也还起礼來。鞠下腰去。到半个。若素忽醒悟了。  
反立起來。羞赧不過。一手把着衆兒道。我不明白。你到我炕上。細說我听。  
來到中間。炕上。衆兒道。以前做書僮的就是楚卿。以後考詩的就是喜新。  
子剛不過借名。原不曾有兩個。遂把前後事情。細說了一遍。若素又好  
氣。又好笑。恨道。這个巧風流。慣掉谎的。把我似弄孩子一般。竟替他做了  
兩三年的。房。你既知道。原何不对我說。衆兒道。我原对小姐說。你自家忒  
認真。不曾醒得。無奈他千央萬央。只得替他瞞着。今日也被我處得勾了。



小姐與我說話時。他在背後。揖也不知作了多少。若素道待我明日。處他  
你今夜。陪我睡罷。衾兒道。我要過去。若素道。為何衾兒不做。若素笑道。  
我曉得。还有一个在那裡。陪你多時。不曾相見。正要與你講。問你庫公  
子。至今一路事情。两个抵足細談。不題。却說楚卿。錯入新人船。褲解衣上  
床側身。所隣舡。並無聲息。道。夫人賢慧。此時決然知道。不見變局。像是  
青雲得路了。遂用些款。輕工的工夫。受用了温香軟玉。却不敢說話。將  
到天明。恐一時認出。離于奴。結果早起來。到夫人舡。上喚了頭。開了艙門。  
走到房前。連喚不應。象兒低道。小姐也。有些子係。不如起來。開了商議。  
罷。若素纔開出門。楚卿即抱向床。地意思。與陪。却見衾兒在內。急放不  
迭。若素道。罕。弄玄虛的。搗甚。必鬼。做得好事。呀。楚卿道。我是好意。夫人沒

正經得了。喜新一千五百兩銀子。做出天大謊來。我替你。去應一應。急轉  
道。我不好。若素道。反說得有趣。你既要如此。何不當初。對我說明。為甚。藏  
頭露尾。歪心腸兒。累我担着鬼胎。魂夢都不安。及至做成了。剛替你受用。  
楚卿道。當初在飯店時。我原要對你說个明白。誰教你。粧甚麼腔兒。小弟  
舍妹。哄我到如今。夫人是我楚卿的。秦小姐是你喜新的。原不曾在。我面  
上用半分情兒。如今替你。週全了好事。不理怨你就勾了。又來怪我。若素  
見說得。好笑。沒有可對。他衾兒有智。傍邊道。小姐你。樂得自在。何須。爭論  
他丞相。肚皮才子。志量。必定與新人。講个明白。了。你慢的。梳起頭來。  
吃些。早飯。他自然。去領新人。過來拜見。你。就甚麼。子係。楚卿又急道。我的  
嫂。老爺。請你不要。開口。罷。就扯。若素到。半邊耳。語道。他。恨我。如仇。你。做



夫人的度量。大些不要听他撻撻。夫人道。做你的不識好人。昨晚沒有他。劝解說个情。細我鬧起來。新夫人上岸多時了。还不來陪礼。楚卿喜道。原來如此。假意难我。果然向象兒。深。兩揖。象兒道。只怕還要謝媒人。楚卿對若素也。兩揖。若素道。我客你娶妾。难道另外不該陪禮。楚卿又是兩揖。若素笑道。今日也勾你了。如弄猢猻一般。饒你罷。姐。我與你梳頭商量。過去。只見新人。喚了頭來。請相公。你道如何。秦小姐起來。小解了頭。推開。隔子。裡面是綠紗。窸見羅帕。上猩紅點。恐有餘香。染席。丫頭們見了。不雅。把流蘇。鈎起。掀開錦衾。一看。那床裡。邊。簾下。似有壘起。取出時。却是一。又藕色。絲睡鞋。尖。可愛。把自己。是一試。寬窄。無二。却是穿過的。驚疑道。昨日着人來訪。說有兩個翰林在此。都有家小。那位不消說是外姓。一位

自然是姑娘了。焉有兄妹同床之理。再把兩頭綉枕。下一看。又是一根金。錢。風。似。想道。事有可疑。莫不是娶過了。去冬在我家裡。一時說了未娶。見我求婚。故此千推萬阻。今日不得已。把我作妾麼。遂急上梳洗。叫請相公。進來。看官。這個花心。手。大家要弄出來了。你道。單是楚卿。若素。成。只怕秦小姐。也要露出個大空頭。急看後回分解。

評曰。這回書。如層。嶺。從。耳。翠。百。轉。烟。滿。劉。阮。入。天。台。襄。王。會。神。女。不過此。佳境。信口駁問。愈入妙解。應以婦女。月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妙演三車。天花亂落。已入非想。非。想。○象兒在若素跟前。難楚卿的話。句。頂惡。却勾。勾。立在活路上。倘若素駁問起來。則象兒自與楚卿。覆鹿若素。此處。



在暗裡。衾兒在亮裡。楚卿却在夢裡。所謂旁觀者清。衾兒說正要報仇。是愛楚卿。情字未斷。若素套方巾。披男服。尋到衾兒。無裡抹子。割臉。又忘懷。與子。割作半揖。將這段化境。演入梨園。應使當場男女老幼。個個笑倒。

穩評。此回可做太方脉案。凡有憂思鬱滯。隔噎胃弱。癱瘓等症。審閱一遍。豈不心花頓開。脾胃下氣。酒食加增。手舞足蹈。一咲。若素差李。或去行。分耐許多話。不差丈夫家。裡人。是防範楚卿。處心術也。故回首詞。有思避黃鶯。嫁之句。楚卿別人跟前。燒若香。娘子面前。粧老實。反在夾忙頭裡。下一句道。夫人娶與我罷。是恐怕若素識破處。閱者須看出此等處。心術方是慧眼。方見作者苦心。詞中巧理弄元。

第二十四回

醒塵夢軒庭含笑 聯鴛被魚水同諧

詞曰守正行權終得意 个中心術如刀刺 老天酬報自分明 男守義女

守志春生午夜雙鴛被。說盡從前塵夢事。將來可作藍魚記。析聲欲起又阿。做也易。丟也易。是誰知。已供新醉。右調天仙子。

楚卿見了頭。催從衾兒。两个插戴。停當。若素道。我羞答。難去。还虧姐。旁人先往。畧說个緣由。我隨後來。就是衾兒。過無。兩人見禮。來綠道。這是吳老爺夫人。兩下坐定。衾兒開口道。妹。你生得如此絕世丰姿。怎教我家姐。不愛。正是赤繩繫足。千里紅。牽姻緣。再強不得。但今日的新。



郎原才三分不憎肯先聞是妹。強他的新郎轉有些害羞不敢相見。我特與兩下說明。秦小姐肚摸不着頭緒。只見若素進房。衾兒道：「新郎來了。」秦小姐抬頭一看，却是一位姑娘。面貌與新郎相似。兩邊萬福過。急問道：「莫不是姑娘麼？」衾兒道：「他原沒有哥。秦小姐嚇得難開口。只見若素道：「姐，勿怪。向日在宅為蒙冷心託，不敢有負。故特委曲週全。只是夜來得罪了。衾兒遂將前後事情細述。秦小姐面上紅了白了了紅似有不悅。若素道：「只為兩下憐才，以致如此。當初千裏相尋，如今送上門來。昨夜已曾到手了。難道轉怪我。情願讓與姐，為正妹子，只供中饋之職，再無悔心。」秦小姐見兩個說得謙和，况寔是自已強做的一時，開不得口。但不知新郎人物如何。夜裡又被此道了。竟無言可答。若素觀其心事，便教請老

爺過船。楚卿見說一個請慌忙走來。若素叫行个夫妻之禮。兩下定睛一看，楚卿喜從天降。秦小姐見年少風流，也心肯了。楚卿出去，衾兒三個同吃了飯。只見岸上兩個丫頭下來。若素認得一個是玉琴，指着一个垂髫的，道：「這個好像我見過的。」看他下边，又是一双小脚。秦小姐笑道：「今日我也要說明了。先父只生妹子一人，取名蕙娘，並無兄弟。父母亡後，與母舅相依。因負才貌，要親眼擇个良人。故小妹喚老家人，持設一个飯店，以便簡選。又恐旁觀不雅，改做男粧。不意遇見姐，又幻中之幻。此次取名阿翠。即前日之書童也。今日看來，美巧的原他弄巧的報應。他是姻緣，不必說了。若素咲道：「可知前日與這位大姐，取笑如今既說我家相公到要上岸拜見舅公了。」蕙娘道：「正是。還有几个男婦要隨我去的。」若素大喜。



與楚卿商議先央吳子剛上去見龔拙菴說其原故。拙菴先生米煮成熟飯也。悔不得子剛着不請楚卿上去拜見。拙菴見年少翰林人才出眾。反改喜起來。留酒至晚方散。明日拙菴送下八九房家人婦女與外甥哭別。道尊遺下二三萬家私。都是蕙娘收拾。一路上關津府縣各處迎送。好不與頭回到家中。與子剛母子相見。子剛遷到庄上居住。楚卿祭祖榮宗。不消說得過三五日。沈長卿同老夫人也到了。子母丈婿相叙一番。問起秦小姐事。方曉得就是胡楚卿娶的。大笑道。早知如此。何不當初說明。累老夫又與你大母就了許多干係。若素道無非慮孩兒不肯的意思。大家笑了一會。又與余兒子剛會過。住了兩日。長卿要回。若素取出黃金一百五十兩。珠三顆。與老夫人道。是前日存下的。留與兄弟後日收藏。夫人收

珠兩顆。金一百兩。餘贈女兒。洒淚別去。一日承綠送茶到書房。喜的說道。兩位夫人在後樓下棋。賭叙筆馬不去數。楚卿道。我要做詩叙承綠道。詩叙不詩叙。我當初偷小姐的詩稿與你媒人。也不要一謝。竟忘記了。楚卿心上明白。笑道。我檢个好日。把你配與清書。承綠不悅。立在牛邊。不做聲。見楚卿仍舊磨墨。的進去了。楚卿暗思這妮子。記着我當初取笑一句話。妄想我起來。秦小姐已出於勉強。只為他怜才念切。又夫人一時做了瞞天謊。笑來無个結局。故不得已而為之。豈可人不知足。承綠這痴了頭。我若想到你。當初不負余兒了。一日子剛來請楚卿去時。却是余兒的兄弟。向在京師戶部主事門下作幕。會見俞彥伯。得知緣故。特來看妹子。年紀二十四歲。一表非俗。飲酒中間。問及未娶。楚卿回來。遂將承綠



送他。子剛哀兒致謝不一。楚卿立个規矩。兩位夫人姊妹相呼。輪流陪宿。一日楚卿偶然連宿在蕙娘房裡。清早若素走來道。妹。你只該與妙人玉菱姐睡。原何伴着我相公。蕙娘披衣起來。答道。體惜姐。愛獨睡。兩個大笑。八月初間。子剛造廳屋完。請楚卿飲酒。楚卿醉歸。若素接着。就住在房裡。明日將午。猶未起。蕙娘走來道。姐。昨日是筭相公的。今日是陪書童喜新了。若素道。恐怕你形穢。不敢褻兄。二人笑做一堆。歌了數日。子剛來對楚卿說。要與哀兒往。遂平祭祖掃墓。兼探長卿。若素聞知。也要去。楚卿道。你難道獨行。我也去探。岳父母約齊子剛。各坐一隻大船。起身。蕙娘道。你們各山門。教我獨在家裡。不帶榻。我走了。若素道。妹。肯去更妙。遂同到上落。哀兒子剛等。都上去拜見長卿夫婦。舉家歡喜。明日子剛同

哀兒往。遂平祭掃了祖父之墓。又哭祭賈氏道。夫人。我無慾。一時不明。當初辜負了你。如今我已做官。雖家遷鹿邑。天年之後。決然與你合葬。不食前言。你在九泉相候。就是哀兒也來奠過。贊子剛道。相公果是至誠君子。可以感化流俗。過了五六月。子剛回上蔡來。楚卿到豆腐店。賞他十兩銀子。朱媽等。合門都有賞賜。是日九月初九。五乘轎。跟着許多家人婦女。齊到白蓮寺遊玩。登高的也不少。只見金剛臺下。草窠裡。噫。索。走出一个乞婆來。

看年紀。有三八。論人物。頗騷辣。兩道柳眉兒。沒黛掃。鍋煤鬪。一双小脚兒。沒鞋跟。無羅襪。破繒兒。遮半頭。髮裡歌。破衫兒。少衣襟。袖底露。夏裙兒。四五片。火燒着。裹脚兒。兩三年。未漿熨。



那乞婆不住的把子剛着。楚卿道：「可惜這不婦人，兩個進寺去遊玩。三位夫人到山門口，那乞婆也仔細來看。拖往楚卿一個家人，逐位的問家人見他有些姿色，便一五一十對他講了。少停楚卿等出來，只見乞婆倒在地上亂哭。許多人圍住了看，問他又不說。及望着子剛將近分開眾人，上前連叩七八個頭，一把拖住道：「老爺你做了官了，子剛未及問他，象兒若素等都到，乞婆哭道：「當初只知自己容貌超群，豈料快樂一時，喪了廉恥。誰知我沒福消受，你如今做了官，娶的夫人原是絕色。我在此悔之無及了。我是你的妻子，求老爺帶我回去，情愿做奴婢服侍你，免得在此出醜。」

子剛方纔曉得，罵道：「誰留你賤淫婦性命，已是餘生了。走開。」并氏只拖着手不放，子剛喝一聲打下去，那些家人好不多。三五掌打開了，并氏跑到

前面等子剛轎來，望疆際一儘力把頭一撞，腦蓋粉碎，鮮血淋漓，已自死了。子剛住了轎，轉怜他起來，下了几點淚，喚地方提甲扶平，內取十兩銀子，着家人同買一具好棺木，盛殮燒化，買一隙地安葬。回至城中，說其始末，各人咨嗟不已。明日別過岳父母，與楚卿等齊歸鹿邑。一路上，衰柳寒蟬，秋光滿目。楚卿道：「向來俗務纏束，與二位芳卿吟咏，今日舟中無事，即景聯句何如？」若素道：「甚合韻。」相公請先起韻。楚卿道：

唱隨千里駕孤蓬。胡 為子歸寧路轉東。蕙

且喜身從金馬客。蕙 恍疑人坐水晶宮。胡

又道：秋容兩岸乘除韻。胡 野色迴汀次第工。素

又笑對蕙娘，指着窗外遠山道。



賢妹翠眉分遠黛。

才郎豪氣貫長虹。

又道幾頭霜葉飛黃蝶。

樓畔寒葭滿暮虫。

遊興欲踪燕太守。

幽情不減杜司空。

功名到手方知幻。

事業操心便屬憊。

但願昇平宜尔室。

四時佳興與卿同。

聯完楚卿喜道。三卿果然妙才。勘被世俗取酒歡飲。不日到了家中。至十一月裡。楚卿庭前臘梅盛放。請子剛夫婦賞花。原來兩邊係是通家。每飲酒。俱是夫婦齊請。一邊簾內。一邊簾外的飲酒中間。說起告假限期將滿。子剛道。富貴如浮雲。弟想一舉成名。男兒願足。何若待漏風霜。定要到烏江路盡意。欲往吏部用几兩銀子。在林下做个閒人。不知賢弟高見如何。

楚卿道。弟正有此志。識見相同了。子剛又道。世事如朝露。又如走盤星。老天生定。決不依人算的。當初嫌長妻貌醜。尋自他。歸死。後來千選萬選。娶个井氏。反弄出許多醜態。到前日白蓮寺結局。後弟深自悔。誓不再娶。又蒙元惠我沈氏夫人。豈不是一場大夢。被杯聲喚醒。楚卿道。弟當初本要往遂平。不意中在上蔡。遇見了我家夫人。彼時小弟也原想做夢一般。虚空妄想。誰知得了一个。又牽出一个。豈不是天定麼。若素在簾內對衾兒道。只難為我一邊為着喜新。後來又為着秦家妹。忙碌替別人做夢。衾兒道。胡命是哄人。班頭造惡的符訣。我被他做了兩年多夢。直到我家祖公做親時。方醒。息娘道。豈但如此。們連我走在夢裡。大家俱好笑起來。衾兒道。我們的夢到却醒了。還有庫公子如今還睡着。



哩簾外簾裡。但笑不止。宋媽在傍插嘴道。連老夫人與沈老爺。都被胡爺弄在夢裡。我們走來走去的。都是他夢中人。若在在簾內對着余兒。低道。如今改他一個號。喚夢卿罷。齊笑倒楚卿。所見了。唱道。倘外人傳出像甚。應子別笑道。正是大嫂的愛兒處。王安豐夫人說我不卿。誰復卿。耳激呼暢飲。日晚方散。是夜楚卿該宿在若素房裡。因楚卿送訓他的承綠。新討的丫鬟把香薰被不中用。埋怨楚卿。楚卿說他不賢。兩處爭个不止。蕙娘聽得走過來。羞着楚卿道。好之趣。這是我的新郎。與你甚麼相干。大家笑起來。蕙娘更了。若素到自已房內。若素道。妹房卿不知好歹。這樣天氣。不是你伴着。定是我伴着。初曉得我兩個寒熱。今夜你睡在這裡。待他也去受用一夜。蕙娘道。如處遂喚了鬟。閉上房門。

着酒。氣先睡了一覺醒來。又冷又寂寞。轉展不安。披着衣去叩若素的房門。搥不答應。楚卿喚阿翠開了。摸到床邊。若素所得進來。情憤到蕙娘一頭。兩個側身樓抱不依他。楚卿摸往西邊去。光蕩一個枕兒。四隻金蓮縮起。卸下衣裳。往裏挨入被裡。冰冷的一個身軀。蕙娘刮打復到裡。楚卿竟壓在兩人身上。若素道。我兩人正要好睡。這夢卿又來攪我做夢。楚卿道。我原是你夢中人。若神女沒有褒王。怎做得陽臺風引我來。此正是魚水相投。兩個只得放下中間楚卿。將兩隻手臂。一邊樓一個。輕着若素道。一晚就守不得。虧我兩個怎樣慣了。楚卿道。我不是蕙娘的新郎。他獨睡。埋怨我不得。你做新郎。却不在行。蕙娘要埋怨你。只得共着你獨睡。一發埋怨我不得。只虧我兩下周全耳。若素笑道。當初偶



然把水盪帶鉤換你的藍魚。你說如魚得水了。又說要比做玉鏡臺不意今日應着這句詩。也是奇事。蕙娘道我的姻緣更奇。偶因過客傳得相公兩首詩。是題下註着韻不拘。遂將花魂題用了鳥夢原韻。將鳥夢題隨意做了一首。不意暗合姐的原韻。被時妹子想來。是个奇遇。故此認真求配。誰知前日舟中。上半夜合了姐的韻。下半夜合了相公的韻。語畢。三个人大笑起來。蕙娘又道。當日見姐。推三阻四不得已。搶了一个藍魚。又翻公是相公。聘物豈不是天庖麼。楚卿道。我這魚原是活寶。要我魚兒。就是要把活水養着。只可惜不曾遊入大海。成龍上天。却遊在兩條浜裡。被楚卿一任。若素蕙娘一人。一隻手。兩邊亂打。楚卿兩隻手。又被他兩個。攪得着動彈不得。真至告饒。蕙娘道。姐。他自己說是魚兒。嘆我們這兒水兒。我兩個莫叫他夢卿。叫他夢歟罷。三个笑了更餘。以後夫唱婦隨。花前聯句。月下拈題。詩難盡述。音云。六做官。受享安閒富貴。將阿翠配與清香。後來若素生一子一女。蕙娘生二子。楚卿將蕙娘次子。紹了秦氏世脉。衾兒生三子一女。兩下結為婚姻。今兩家子弟。俱已出仕。予過其居。蕙娘曾一見之。年雖望六。手韻宛然。見案頭有寶魚詩集。因詢其始末。傳出佳話云。

何須書座與銘盤

試閱斯編萬意端

借得咲啼翻筆墨

引將塵跡指心肝

終朝勞想皆情劫

舉世貪嗔尽夢團

滿紙秋聲醒也未

勸君且向靜中看



評曰。此回正是挑剔情夢處。全部收拾乾淨。是一篇中之絕妙結題。

或問此書。介之警醒。至井氏猶能悔悟。獨庫審文尚在夢中。豈不是

點化者耶。答云。此為他身分不好耳。庫公子粧身分者。你道不在夢

中麼。客敬服曰。此不點之析寓意更妙。

或曰。一部小說。只有一句胡塗。是冤。余兒偷詩與楚卿。後未嘗暴白

余云。若素與余兒。比足下看書相會。多此閒話。中自然談及問明。要

你替他撒清擔。這樣干係。

或問酒民曰。此編原說論人心術。若說楚卿心術不正。就不該棄置

余兒。忍心太過。若說心術正。就不該勾引余兒。累他兩三年。做夢不

二色的。二色起來。却娶了蕙娘。終始相渝。豈不是薄余兒。是婢子奉

承蕙娘是小姐。俗腸勢利。麼酒民拍掌而言曰。妙哉。子之問也。論者

無足下。務發。什百之中。未免有矮子看戲了。然此編雖論心術。原以

情字為主。勾引余兒。是情中之術。不娶余兒。是情中之正者。娶着蕙

娘。是正中之權。從來英雄識英雄。楚卿之于蕙娘。原愛其才。非以其

色也。焉有觀其詩。聞其思慕。而忽然無情者。况贈余兒。于子剛。豈有

子剛在。深知其人。而為此舉也。若不娶蕙娘。則將置蕙娘於何地。豈

不使若素為不忠不信。負心嫉妒之人乎。千載以下。只有一個魯男

子。學得柳下惠。今人不及古人。予謂楚卿。則善學魯男子者也。若依

足下推求起來。余兒必痛哭自盡。子剛就該絕嗣。不娶都做个匹夫

匹婦了。不知守經行權。正第一回論中。說个哀而不傷。貞而不諒也。



客夢首而退

散人總評看西遊者。教人只放心閱西廂令人長情思。看水滸則添智  
概酒氏此編蓋莫兼而有之。是可與四大奇書相垂乎。不板因醉讀  
此又滿引浮白不覺大醉。跋以詩曰

一柝投机一引杯

百千情夢為君灰

問予何樂添新醉

今夜應無雜夢來

情夢柝卷之四終



年之序  
平水名  
九千七  
大和

丁



